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五十卷 韓晉公人奩兩贈

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聲空怨趙王倫；紅殘細碎花樓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！

話說晉朝石崇字季倫，青州人氏，小名齊奴，官拜衛尉之職，極有詩才，與文人才子齊名，富可敵國。嘗與貴戚王愷鬥富，王愷事事不如。石崇有個園亭在河陽之金谷，就取名為金谷園，其富麗奢華，世無與比。石崇曾為交趾採訪使，以珍珠□斛聘得美妾一人，名為綠珠。那綠珠姓梁，是白州博白縣人。綠珠生於雙角山下。白州風俗，以珠為上寶，生女為珠娘，生男為珠兒，因此取名為綠珠。綠珠有沉魚落雁之容、閉月羞花之貌，石崇取得來家，寵愛無比。綠珠善於吹笛，又善舞明君之曲。石崇遂自作一篇《明君曲》，又作一篇《懊惱曲》，以贈綠珠。石崇美妾共有千餘人，都不及綠珠之妙。石崇在金谷園宴客，窮極水陸之珍；每每宴客，必命綠珠出來歌舞數曲，見者都忘失魂魄，因此綠珠之美名聞天下。那時晉帝之弟趙王倫專權，有個孫秀將軍在趙王倫門下，是個貪財好色之徒，酷似三國之時呂布一般心性；他見石崇有此美妾，又見石崇有敵國之富，兩項兒心如火熱。俗語道：

「孫飛虎好色，柳盜跖貪財。」這賊牛兩般兒都愛。那孫秀遂起貪圖之心，遣數個心腹使者到石崇處索取綠珠為妾。那時石崇正在金谷園登涼台、臨清水，與群妾飲宴，吹彈歌舞，極盡人間之樂，忽見孫秀差人來要索取美人，石崇遂出姬妾數百人，任憑使者揀擇。那些姬妾都披著羅縠之衣，蘭麝交錯，異香襲人。使者看了一遍道：「君侯美人，個個佳麗，但我奉孫將軍之命，專要綠珠美人一名，其餘一概不要；不知那一位是綠珠。」石崇大怒道：「綠珠是吾所寵愛之人，斷不可得，其餘便當奉送。」使者道：「單單只要綠珠一名。君侯博通今古，深知時務，願加三思。」石崇只是不肯，數個使者出而又返，說了又說道：「與他綠珠吧，休得固執，以生餘事。」石崇堅執再三不肯。使者回去對孫秀說了。孫秀勃然大怒，遂勸趙王倫殺石崇。孫秀領兵前來圍了石崇第宅。石崇對綠珠道：「我今日為爾死矣，奈何！」綠珠涕泣答道：「妾當效死於君侯之前，以明我之心也。」石崇止住綠珠，綠珠不聽，遂從高樓上顛倒墜將下來，花容粉碎而死。孫秀見綠珠墜樓而死，甚是恨恨，遂把石崇斬於東市，夷其家族，擄其財寶姬妾。誰知石崇死後□日，趙王倫作反事敗，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省，軍士趙駿將孫秀的心剖而食之，亦擄其財寶姬妾。人人知是屈殺綠珠之報，無不快暢，因名其樓曰「綠珠樓」，在步廣裡。所以後人有詩道：

綠珠銜淚舞，孫秀強相邀。

這是一個奪美人的故事了。還有一個出在唐朝武後之時，姓喬名知之，官拜補闕之職。有個寵婢名為窈娘，姿色極美，也精於歌舞。喬知之自小教窈娘讀書，遂善於詩賦。喬知之愛如掌上之珠。那喬知之不識時務，也將來宴客歌舞，自此窈娘之名與綠珠一樣。那時武承嗣權勢如天之大，一日宴飲百官，喬知之也在酒席之上。武承嗣取出金銀珠釧錦繡，就在席上付與喬知之聘取窈娘。喬知之驚得目瞪口呆，卻又不敢違拗，只得應允。武承嗣就著隨從人等將聘禮送與喬家，登時搶出窈娘，簇擁了上轎如飛而去。喬知之好生割捨不得，遂作《綠珠篇》以敘其怨，詞道：

石家金谷重新聲，明珠□斛買娉婷。

此日不憐無複比，此時可愛得人情。

君家閨閣未曾難，常持歌舞使人看。

富貴雄豪非分理，驕矜勞力橫相干。

辭君去君終不忍，徒勞掩面傷紅粉。

百年離別在高樓，一旦紅顏為君盡。

喬知之做完此詞，悄悄走到武承嗣門首，哀哀懇告門上一個內官，將此詞傳與窈娘。窈娘見了此詞，大哭一場，將身投入井中而死。武承嗣大怒，叫人從井中撈起屍首，衣袖中搜出此詞，登時把這個內官打死，吩咐刑官將喬知之羅織其罪，置之死地。誰知天理昭昭，後來武承嗣謀反，合門誅夷，都是一報還一報之事。看官，你道石崇、喬知之二人沒些要緊，把美妾出來獻酒，惹得人起貪圖之念，連性命也都送在他手裡，所以道：

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

有美姬妾的不可不以此為戒。但是那個奪人姬妾的何苦作此惡孽，害人性命，連自己也不得其死。如今聽小子說一個人奩兩贈的故事，傳與後世做個風流話柄。

話說唐朝藩鎮之權，極是利害，各人割據地方，兵精地廣，那跋扈的藩鎮，日中竟不知有朝廷法度，以此終為唐朝之患。那時共分天下為□道：關內、河南、河東、河北、山南、隴右、淮南、江南、劍南、嶺南。內中單表一位藩鎮姓韓名滉，封為晉公，統領淮南、江南二道共□五州地方。這韓滉相貌威嚴，堂堂一表，氣吞宇宙，力敵萬夫。那時正是安祿山、史思明作亂，各處藩鎮聚兵保守地方，韓滉積草屯糧，廣招勇士，遂聚了□餘萬精兵，奇材劍客之士不計其數。

韓滉見自己兵精糧足，又見四處干戈競起，朝廷俱無可奈何，他便懷著不良之心，思量獨霸一方，又恐人心不服，嚴刑重罰，少有逆著他意見的，便砍頭以示其威，因此人人俱怕。他自己住於潤州，凡□五州，各造帥府一所，極其雄壯，不時巡歷。所到之處，神鬼俱驚，威勢同於王者。各官員人等唯恐得罪，奉承不暇。

不說韓滉強悍，懷不臣之心。且說一個客商叫做李順，販賣絲綿緞絹來到潤州，泊船在京口堰下。夜間一陣大風把船纜吹斷，如一片小葉相似。李順天明起來一看，只叫得苦。但見：

波濤洶湧，水面汪洋。洶湧波濤，顯出千尋雪浪；汪洋水面，堆成萬仞洪濤。骨都都無岸無邊，白茫茫迷天迷地。蛟龍引纜，鬼怪扳船。時時跌入水晶宮，刻刻誤陷夜叉窟。

話說李順這只船被大風吹了幾千萬里，只待要翻將轉來，李順驚得魂不附體。幸而飄到一個山島邊，李順合船中人叫聲慚愧，且把船來繫了。隨步上山一觀，滿路都是荊棘，仔細尋覓，卻有一條鳥徑可以行走。李順尋步上山，行夠五六里，忽然見一個人戴一頂烏巾，身上穿著古服，不是時世裝束，相貌甚是奇古，也與常人不同，見了李順便叫道：「李順，你來也！」李順見這人叫出姓名，知是仙人，即忙下拜。那個人道：「有事相煩，不必下拜。」就領了李順走到山頂之上。在山頂上有一座宮闕，瓊樓玉宇，宛如神仙洞府。這人領了李順進了數重殿門，來到殿下，李順望上遙拜，只聽得簾中有人說道：「欲寄金陵韓公一書，無訝相勞也。」說罷，便有兩個童子從簾中傳出一封書來付與李順，李順接了這封書，放在袖內，拜而受之。那個人遂領李順離了重重殿門，送到船邊。李順道：「這是何山？韓公倘然盤問是何人寄書，教我怎生抵對？」那人說道：「這是東海廣桑山，魯國宣父孔仲尼得道為真官，管理此山，韓公即子路轉世也。他今轉世，昧了前身，性氣強悍，專權自是，今懷為臣不忠之心。孔子恐其受了刑網，壞了儒門教訓，所以寄封書與他，教他了悟前因，改過自新之意。」說罷，李順還到船中。那個人又吩咐道：

「你今安坐舟中，切勿驚恐，不得顧視船外，便到昨日泊舟之處；如違吾言，必有傾覆之患。」說罷，登山而去。舟中人都依其所言，不敢外顧。只聽得刮天風浪之聲，船行如飛；頃刻之間，仍舊在京口堰下，不知所行幾千萬里矣。李順不敢違拗聖意，持了此書，竟到帥府獻納，卻不敢說出子路轉世並那為臣不忠之意，只說遇著海中神仙，瓊樓玉宇，重重宮殿，簾中一位仙官叫兩個童子取出一封書來奉寄之意。韓滉生性倔強，似信不信的拆開書來一看，共有古文九字，都是蝌蚪之文。韓滉仔細看了，一字也說不出，遂叫左右文武百官細細辯認，也都看不出。韓滉大怒，要把李順拘禁獄中，問他以妖妄之罪。一壁廂遍訪能識古文篆字之人數個來辨視，也都不識是何等之字。忽然有一老父走進帥府，其鬚眉皓白，衣冠古怪，自居於客位，高聲說道：「老夫慣識古文篆字，何不問我？」左右虞候走來稟了韓公，韓公走到客廳來見這個老父，見老父鬚眉衣服俱有古怪之意，甚是敬重，遂把這封書與

老父辨視。老父視了大驚大叫，就把此書捧在頂上，向空再拜，賀韓公道：「此宣父孔仲尼之書，乃夏禹蝌蚪文也。」韓公道：

「是何等九字？」老父道：「這九字是：告韓滉，謹臣節，勿妄動！」韓公驚異，禮敬這個老父。老父辭別出門，韓公送出府門，忽然不見了這位老父。韓公大驚，方知果是異人。走進帥府，慘然不樂，靜坐良久，了見前世之事，覺得從廣桑山而來，親受孔子之教一般，遂把那跋扈不臣之心盡數消除，竟改做了一片忠心，連那刑罰也都輕了。有詩為證：

廣桑山上仲由身，一到人間幾失真。

宣父書來勤誡敕，了知前世作忠臣！

話說韓公從此悟了前世之因，依從孔子之教，再不敢蒙一毫兒不臣之念，小心謹慎，一味尊奉朝廷法度，四時貢獻不絕。不意李懷光謀反，攻入長安，德宗皇帝出奔。韓滉見皇帝出奔，恐皇帝有遷都之意，遂聚兵修理石頭城，以待皇帝臨幸。有怪韓滉的，一連奏上數本，說「韓滉聞鑾輿在外，聚兵修理石頭城，意在謀為不軌」。德宗皇帝疑心，以問宰相李泌。李泌道：「韓滉公忠清儉，近日著聞，自車駕在外，貢獻不絕。且鎮撫江東五州，盜賊不起，滉之力也。所以修理石頭城者，滉見中原板蕩，謂陛下將有臨幸之意，此乃人臣忠篤之慮。韓滉性剛，不附權貴，以故人多謗毀，願陛下察之！」德宗道：「外議洵洵，章奏如麻，卿豈不知乎？」李泌道：「臣固知之。韓滉之子韓臯為考功員外郎，今不敢歸省其親，正以謗議沸騰故也。」德宗道：「其子尚懼，卿奈何保他？」

李泌道：「滉之用心，臣知之至熟，願上章明其無他。」李泌次日遂上章請以百口保韓滉。德宗道：「卿雖與韓滉相好，豈得不自愛其身？」李泌道：「臣之上章，以為朝廷，非為身也。」

德宗道：「如何為朝廷？」李泌道：「今天下旱蝗，關中之米一斗千錢，江東豐熟，願陛下早下臣之章奏，以解朝廷之惑。面諭韓臯使之歸省，令滉感激，速運糧儲，豈非為朝廷乎？」德宗方才悟道：「朕深喻之矣。」就下李泌章奏，令韓臯謁告歸省，面賜韓臯緋衣。韓臯回到潤州，說朝廷許多恩德，韓滉父子流涕感泣，北向再拜，即日自到水濱，親自負米一斛。眾兵士見了，無不踴躍向前，爭先負米。韓滉限兒子五日即要起身，親自送米到京。韓臯別母，啼聲聞於外。韓滉大怒，把兒子撻了一頓，登時逼勒起身，遂發米百萬斛達於京師。德宗大悅，對太子道：「吾父子今日得生矣。」自此之後，各藩鎮都來貢米，京師之人方無饑餓之患，皆李泌之策、韓滉之力也。有詩為證：

鄴侯李泌效賢良，藩鎮諸司進米糧。

韓滉輸忠親自負，京師方得免劬勤。

不道韓滉一心在於朝廷，且說韓滉部下一個官，姓戎名昱，為浙西刺史。這戎昱有潘安之貌、子建之才，下筆驚人，千言立就，自恃有才，生性極是傲睨，看人不在眼裡。但那時是離亂之世，重武不重文，若是有數百斤力氣，開得好弓，射得好箭，舞得好刀，打得好拳，手段高強，腿腳撇脫，不要說八般武藝件件精通，就是曉得一兩件的，負了這些本事，不愁貧窮，隨你不濟事，少不得也摸頂紗帽在頭上戴戴。

或做將官、虞候，或做都尉、押衙等官，彎弓插箭，戎裝披掛，馬前喝道，前呼後擁，好不威風氣勢，耀武揚威，何消曉得「天地玄黃」四字。那戎昱自負才華，到這時節重武之時，卻不道是大市裡賣平天冠兼挑虎刺，這一種生意，誰人來買？眼見得別人不作興你了，你自負才華，卻去嚇誰？就是寫得千百篇詩出，卻上不得陣，殺不得戰，退不得虜，壓不得賊，要他何用？戎昱負了這個詩袋子沒處發賣，卻被一個妓者收得。這妓者是誰？姓名金鳳，年方一十九歲，容貌無雙，善於歌舞，體性幽嫻，再不喜那喧嘩之事，一心只愛的是那詩賦二字。他見了戎昱這個詩袋子，好生歡喜。戎昱正沒處發賣，見金鳳喜歡他這個詩袋子，便把這袋子抖將開來，就像個開雜貨店的，件件搬出。兩個甚是相得，你貪我愛，再不相舍；從此金鳳更不接客。正是：

悲莫悲兮生別離，樂莫樂兮新相知！

自此戎昱政事之暇，游於西湖之上，每每與金鳳盤桓行樂。怎知暗中卻惱犯了一個人，這個人是韓公門下一個虞候，姓牛名原，是個歪斜不正之人，極其貪財，見了孔方兄，便和身倒在上面，不論親情朋友，都要此物相送，方才成個相知；若無此物，他便要在韓公面前添言送語，搬嘴弄舌。因此，人人怕他孤假虎威，凡是將官人等無不恭敬。那牛原日常裡被人奉承慣了，連自己也忘了是個帥府門下虞候，只當是個節度使一般。韓公恰好差牛原來於浙西，催軍器衣甲於帥府交納，這卻不是個美差了？指望這一來做個大大的財主回去，連那紗帽裡、將軍盔裡、箭袋裡、裹肚裡、靴襪裡都要滿滿盛了銀子。不期撞著這個詩袋子的戎昱是個書呆子，別人都奉承虞候不迭，獨有戎昱恃著這個不值錢的詩袋子，全然不睬那牛虞候。牛虞候大怒道：「俺在帥府做了數年虞候，誰人敢不奉承俺？這個傻鳥恁般輕薄，見俺大落落地，並無恭敬之心，甚是可惡。俺帥府門下文武兩班，多少大似他的，見俺這般威勢，深恭大揖，只是低著頭兒。你是何等樣的官兒？輒敢大膽無禮如此！明日起身之時，若送得俺的禮厚便罷，若送得薄時，一並治罪。」過了數日，虞候催了衣甲軍器起身，戎昱擺酒餞行，果然送的禮合著《孟子》上一句道「薄乎云爾」。那虞候見了，不滿一，大怒道：「這傻鳥果然可惡，帥府門前有俺的坐位，卻沒有這傻鳥的坐位。俺怕他飛上天去不成！明日來帥府參謁之時，少不得受俺一場臭罵，報此一箭之仇。」又暗暗道：「罵他一場事小，不如尋他一件過犯，在韓爺面前說他一場是非，把他那頂烏紗帽趕去了，豈不爽快？」正是：

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

牛原一邊收拾起身，一邊探訪戎昱過犯，遂訪得戎昱與妓金鳳相好之事，便道：「只這一件事，足報仇了。只說他在浙西不理政事，專一在湖上與妓者飲酒作樂，再添上些言語邀惱韓爺，管情報了此仇。」遂恨恨而去。

到了潤州，參見了韓公，交付了軍器衣甲。那時韓公不問他別事，牛原雖然懷恨在心，不好無故而說，只得放在心裡。漸漸過了數月，將近韓公生日之期，你道那時節度使之尊，如同帝王一般，況且適當春日繁華之景，更自不同，有白樂天「何處春深好」詩為證：

何處春深好？春深藩鎮家。

通犀排帶胯，瑞鶴勒袍花；

飛絮衝球馬，垂楊拂妓車。

戎裝拜春設，左握寶刀斜！

那五州各官，那一個不預先辦下祝壽之禮，思量來帥府慶壽，都打點得非常華麗，還有的寫下壽文壽詩壽意，寫於錦屏之上。有那做不出詩文的官兒，都請文人才子替做。戎昱也隨列辦了些祝壽之禮，自己做了一篇極得意出格的壽文，將來寫在錦屏之上。戎昱因浙西官少，事忙不去，著幾個隨從人役齎了齊整慶壽禮物到帥府慶壽，一壁廂正打發人役起身，尚未到於潤州。

且說韓公見自己壽誕將近，各路上部下官，紛紛都來慶壽，舊例都有酒筵，左文右武，教坊司女妓歌舞作樂。那年韓公正是五之歲，又與他年不同，要分外整齊。因問虞候牛原道：「你到浙西，可曾知有出色妓女麼？」這一句可中的了牛原之心，隨口答道：「有一妓女金鳳，顏色超群，最善歌舞。今戎使君與他相好，終日在西湖上飲酒盤桓，因此連公務都怠慢了，所以前日軍器衣甲比往常遲到了數日。」韓公也不把這話放在心上，只說道：「浙西既有這一名好妓女，可即著人去取來承應歌舞。」說罷，便吩咐數個軍健到浙西取妓女金鳳承應。那牛原好生歡喜道：「這傻鳥輕薄得俺好，今番著了俺的手，且先拆散了他這對夫妻再下毒手，也使他輕薄的報應。」這是：

只因孔方少，遂起報仇心。

不說牛原滿心歡喜，且說戎昱的使人到於潤州帥府，投遞公文，獻了祝壽禮物並錦屏。那韓公看了戎昱的壽文，果然出格超群，與他人做那稱功頌德八寸三分頭巾的套子說話大是不同，暗暗稱贊道：「我一向聞知戎昱是個才子，今日這壽文真正出色。少

年生性，與金鳳相好又何妨乎！待金鳳來時，看這女妓是怎麼樣一個人品，與戎昱怎生相得？」不說韓公暗暗稱贊戎昱，且說那數個軍健領了韓爺之命，火速到於浙西地方。那時正值戎昱在西湖上與金鳳飲酒。霎時間，帥府軍健搶到面前，取出帥府批文道：「取女妓金鳳一名承應。」

戎昱看了，嚇得面色如土，道：「今日一去，真所云『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』也。」兩人相對而泣，卻無計留連。戎昱道：「我有一計在此。我聞得韓公是英雄慷慨之人，不是貪財好色之輩。他原是子路轉世，昔『子見南子，子路不說』，他今日怎便忘失了前世剛腸烈性！我聞詩可感人，我今做一首詩與你，你到帥府首唱此詞，韓公英雄氣魄，必然感動。倘或問你，你便乘機哀告，或放你回來相聚，亦未可知也。」遂在亭子上取過筆墨，寫了一首詩付與金鳳，卻被軍健催促起身，不容停留。金鳳只得痛哭拜別而去。戎昱直待望不見了轎子，方才收拾回衙，好生悽慘。正是：

樂莫樂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別離！

不說金鳳上路，且說韓公壽日有一件蹊蹺作怪的事。話說廬山有個道士茅安道，是個稀奇古怪之人，修道於廬山之下，學得奇異變化飛騰之術，有二子走到廬山拜茅安道為師，要學件法術。茅安道遂授二子以隱形之方。那二子學了多時，演習已熟，自謂得了奧妙，辭別了師父，要下廬山而去。茅安道對二子道：「汝法術尚未精通，不可下山去見有權位勢利之人，恐有疏失，為害不淺。」二子不聽師父之言，堅辭下山。

二子下了廬山，一路上商量道：「我們法術已成，藏在身上，有何用處，正該去見權位勢利之人。今韓晉公招來奇才劍客之士，我們去見他，顯個手段與他，讓他也知我們道家有如此玄妙之事，替師父增些光彩。他若不尊敬我們，我二人蒿惱他一場，然後隱形而去，他奈何我們不得，且教他吃我們一驚。」說罷，竟投帥府而來。那日正值韓公生日，文武百官蠅趨蟻附的，都站在帥府門首伺候拜壽，未敢輕進。這二子走到帥府門首，突然要走進去。左右軍卒見這二子狂不狂、癡不癡，遂擋住在門首。二子不顧，奮臂直入，見了韓公大叫道：「吾乃廬山有道之士，身懷異術，特來求見。韓公你今高坐堂上，竟不下堂尊禮我二人，是何道理？」韓公見這二子言語放肆，疑心是個刺客，不敢下堂接見。二子便登堂大罵。韓公大怒，叫左右虞侯拿下。二子見韓公叫一聲「拿」，便暗暗念咒作法，要隱身遁形而去。果然法術不精，畢竟隱遁不去。

二子無計可施，當下被虞侯等拿住，一索捆翻，一毫也動彈不得。韓公叫取夾棍夾將起來，問是何等樣人，敢如此大膽放肆。二子疼痛難當，只得招承道：「師父是廬山道士茅安道，慣有飛形變化之術。」韓公最惱的是「妖人」二字，要連他師父一並拿來，杜絕了這些妖人類類，就差帳前將官一員統領兵士一百餘名，前往廬山擒拿妖人茅安道，休得疏失。把二子鎖了鐵索，上了手肘，帶去廬山作眼目。韓公一邊吩咐，怎知茅安道已在門首了。左右虞侯來稟道：「門首有廬山道士茅安道求見。」韓公大喜道：「我正要發兵去擒拿，他卻自來尋死，正好。」說罷，那茅安道已昂然而入。韓公見他是個老夫，其鬚眉如雪之白，顏色如桃花之紅，衣冠古樸，像個有道之人，未敢便拿。茅安道開口道：「二子不守教訓，浪試法術，冒瀆虎威，致干刑網，深可痛恨。待老夫先以禮責罰弟子，然後請明公加以刑法，未為晚也。」說罷，便討淨水一杯。韓公恐其興妖作法，不與他淨水。茅安道就走到韓公案前，把碗池中水一齊吸了，向二子一噴，二子便登時脫了枷鎖變成兩個大老鼠在階前東西亂跑。茅安道把身子一聳，變成一隻大鵝老鷹，每一隻爪抓了一個老鼠，飛入雲中而去，竟不知去向。韓公大驚失色，連那些門首拜壽的官員沒一個不仰面看著天上，寂無蹤跡，真奇事也。大家混了半晌，各官方才進門上堂參見，以次拜壽。拜壽已畢，韓公命大張酒筵，禮待百官。轅門之中，鼓樂喧天，花腔羯鼓，好生整齊。但見：

瑞靄繽紛，香煙繚繞。帥府門重重錦繡，紫薇堂處處笙歌。右柵左廂，花一團兮錦一簇；回廊復道，鼓一拍兮樂一通。繡幕高懸，上掛著五彩瓔珞；

朱簾半揭，高控著八寶流蘇。金爐內焚得馥馥霏霏，玉盞裡斟得浮浮煜煜。酒席上滿排紫綬金章之貴客，丹墀畔齊列彎弧掛甲之將軍。八仙慶壽，五老獻圖，金線織成壽意；王母蟠桃，群仙薦瑞，錦屏映出瑤章。樂作營中，吹的是太平歌、朝天樂，指日聲名播四海；歌喧庭下，唱的是福東海、壽南山，即今功業煥三台。

正是：

華堂今日綺筵開，香霧煙濃真盛哉！

誰發豪言驚滿座，肯將紅粉一時回。

話說這日韓公烹龍炮鳳宴飲百官。酒斟數巡，食供四套。

女樂交作，恰好浙西金鳳取到。那金鳳一腔怨恨，暗暗含著淚眼，來到堂上參拜了韓公，又參拜了兩班文武各官。韓公舉目一觀，果然生的不同，有周美成「佳人」詞為證：

有個佳人，海棠標韻，飛燕輕盈。酒暈潮紅，羞蛾凝綠，一笑生春。為伊人恨熏心，更說甚巫山楚雲？斗帳香消，紗窗月冷，著意溫存。

話說韓公見了金鳳生得標緻，自將面前玉杯滿滿斟了一杯香醪賜與金鳳，命金鳳歌以侑酒。那金鳳承命，不敢推辭，叩首謝了。只得輕敲檀板，緩揭歌喉，韓公細細聽那歌詞道：

好去春風湖上亭，柳條藤蔓繫人情。

黃鶯久住渾相戀，欲別頻啼四五聲。

那金鳳歌中甚有哀怨之聲。歌畢，韓公道：「戎使君與你相好，這首詩是戎使君贈汝耶？」金鳳連聲道「是」，隨又稟道：「賤妾身隸樂籍，志慕從良，蒙戎使君抬舉，但以樂籍未除，煙花孽重，不能如願。今蒙韓爺見召，不敢不來。」金鳳稟罷，但見：

雙眉頓蹙春山黛，珠淚紛紛落兩行。

文武百官見金鳳淚下，都替他捏兩把汗，暗暗的道：「今日是他壽誕，誰敢在他面前道個『不』字。這娼妓恁般大膽，作如此行徑，可不是自取其死？」韓公便喚過虞侯牛原來道：

「戎使君是個才子，留情那妓亦不為過。你卻在我面前讒言，定是你到浙西去催軍器衣甲之時，戎使君怠慢了你，或是送你禮薄，所以妄生事端，幾乎成我之過。」便喝左右軍健將牛原捆打四□，革了虞侯之職，罰去營中牧馬。果是：

從前作過事，敗落一齊來。

那日常裡受牛原氣的莫不歡喜。讒口小人又何益乎！真是使君用心，自累自身也。

不說眾人歡喜，且說韓公打了牛原之後，一壁廂叫金鳳更衣，革去了樂籍上的名；一壁廂叫後堂管家婆取出一副數萬貫的妝奩，並彩緞三百匹，喚一副鼓樂、一隻大船、五□名軍健，送金鳳一名到浙西與戎君成親繳旨。那軍健領了韓爺之命，簇擁了金鳳，口口聲聲稱為夫人，搬運妝奩下船，大吹大擂，連日來到戎使君任所，笙歌鼎沸，將金鳳迎進衙門拜堂成親。戎使君喜出非常，感恩不盡，厚厚犒勞了軍健，遂親自同軍健到於潤州帥府拜謝，二人遂成相知。那時哄動了□五州軍民人等，那一個不服韓公寬宏大度有宰相之量。從此人人歸心，文武效力，江南半壁平平安安，並不勞一支折箭之功。德宗皇帝嘉其功，遂拜為宰相，封為「晉公」。那戎使君詩名亦為德宗所知，擢為顯官。有詩為證：

牛原真是小人，韓公真是君子。

使君果有詩才，金鳳不虛簪珥。

